

编者按

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，“幸福的生活很简单，有人爱、有事做、有期待。”过几天就是“三八”妇女节了，来自湘潭市女作家协会的3位女作家，用温润笔触将生活小事书写得如诗如歌。本期，让我们走近她们，读一读属于她们的爱与期待。

娇点

文/谭清红

那日，倦之极，路过一间新开张的美容院，名谓：娇点。感觉名字甚好，我禁不住走进了“娇点”。

美容师早已笑吟吟地迎上来，让我躺在一张铺着紫色被单的美容床上。这一躺便是极尽的享受。洗面、按摩、做眼护、敷面膜，烦心的事在经典的轻音乐声中慢慢释放，紧绷的神经在美容师行云流水的手法下悄然放松。被宠的美妙渐渐把我带入童年，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小鼾声……

这之后，每当累后、困后、酒后，我便情不自禁地往美容院走。躺在美容院，便进入了美丽的幻想世界。补水、美白、去皱、祛斑、卵巢保养、肾保养、胸部保养、脊椎保养……养得浑身轻松舒适。美容院里，没有纷争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任何压力，只有做上帝的享受。有的美容师还是你的心理医师，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帮你疏通一些心结，或者说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来让你开心。

那天，店里来了一位常在电视露面的女领导，往美容床上一躺，乖乖地享受起美容师的呵护，温柔地接受美容师的“谆谆教导”，还时不时地讨教几个美容问题。做完之后，她照着镜子，拍打着那更富弹性、水嫩的脸，焕发出一种电视里没有过的娇美妩媚。“耶——”小美容师们发出甜美的夸奖，她立即成了“娇点”之娇点。

还有一次，来了一老一小，老的不显老，小的不显小。我以为是老太太陪小的来美容的，谁知这位身着旗袍的老太太是美容院的老顾客，她是带这位乡妹来美容的。老太太身体硬朗，声音生脆、气质高贵，脸上居然白里透红，虽也不乏皱纹，但怎么也难想象她已年近八十。

“哇塞！”我禁不住惊叹了一声。

老太太笑盈盈地说：“所有的

美都是沉淀已久。阅读学习、修心养性与衣着打扮、美容美发，都是女人的必修美学。让人爱看，是女人的智慧与骄傲资本。没几个人愿意看你，枉为女人！美丽不仅仅是年轻女人的专利，也不仅仅是都市女人的特权。”

想想老太太所言极

是，观念决定着美丽。多少

女人压抑着自己，一生辛劳而不知

吴小兵/摄。

美容为何物，素面沧桑了一辈子！

美，永远是女人的诱惑，就算穷困潦倒，对于美总有本能渴求。想想过去，我曾经煮饭时偷偷把米滴水留着，上街买菜时总把黄瓜、西红柿带回，做菜时还要把蛋壳上的蛋清抹下来，为的都是用来美容。而今真好，时代不同了，追求生活品质了，珍爱自己、做魅力女人的思想引导潮流，各种品牌争妍斗艳，各种专业美容医美店目不暇接，女人大可不必偷着美。坦然躺在美容院，享受容颜上期待的美丽，天经地义地享受一份心情上的美容。女人大可不必在乎与生俱来的容貌，哪有那么多天生丽质，只不过人家在用心经营，追求“娇美”的过程是一个美丽人生的过程！

那些流连在美容场所的女人，在我的心中是一道风景，如同王府井书店的人流，迸发的同样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，一种由里到外的青春与自信，一波波为生活与生命增色增彩的“骄”点。

这一生，唯有美这件事不可妥协，不可辜负。



圣母与夏娃

文/甘草子

说女性是个倾斜的词，当然是相对男性来说的。我们说一个人很“man”，感觉这一定是个挺拔站立的形象，绝对不是一副“葛优瘫”。很“man”的人，潜意识里大概希望自己被固定在大理石的基座上，成为一个纪念碑来供人瞻仰。

而女性？她的姿势没这么端正，她以前是被逼着裹过小脚的，现在又自愿踩起了高跷，为的是那点失衡，那点倾斜，一步一摇，摇曳生姿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张爱玲是个刻薄人，她在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里借一个公子哥之口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太四平八稳了，端正得过分，始终是不可爱的。”后来，小说里的主人公，薇龙，一个端端正正的女孩子，听了这句话，结果用力过猛，倾斜得可不是一点，而是整个儿把自己泼了出去，不可收拾。

我读《红楼梦》，有点替宝钗叫屈。

这宝钗输给黛玉的，无非就是一个倾斜度。我可以想象黛玉“弱柳扶风”的步态，就是想象不出宝钗走路会是什么样子，大概也美，可端正得有点过分。论妇德妇容妇功，她是样样都好，处处都懂。套用现在时兴的说法，是领导眼里“又红又专”的好苗子，老师眼里“五讲四美”的“三好学生”，但宝玉就是不来感觉。

幸好，上帝给任何人都开了一扇门，端庄的女人从另一扇门走出去，可以做母亲，或者扮演母亲。做母亲有个好处，历来男人拿起“女性”这个词做文章，敢使坏、敢挑衅、敢撩拨；但对女人身上的“母性”，却顺服，低眉顺眼，大气不敢出。不管他的母亲好不好，他是从来不敢公开抱怨的。

民国那些先生，个个敢跟父亲作对，对母亲，却毕恭毕敬的。

我有时无聊，去看西洋画册，看到圣母和夏娃就发痴，因她们都是美女，可她们的美真正有点不同。

圣母大多长着一张干净绝尘的脸，光洁的月眉，纤柔的五官，一看就是在烛光里安静地长大，完全不像当下被电灯光催熟的脸。真奇怪，你看圣母，你只会注意她的脸，被她脸上的光辉给吸引住了，至于她的体形姿态，她穿什么衣服，你全然不会注意。

但看夏娃，你还会看她的脸吗？你会不由自主地忽略，只一心一意地盯着她略微扭曲、略微倾斜的妙曼身子，和那片美妙的树叶。

男人们并不粗笨，你让他承认爱这不可言说的“女性”，他是羞于承认的，但你说他爱上一个“女人”，他就大大方方认可了。

这其间的微妙差别，他们竟然能够领悟，让你不由要生出一份惊异来。

这个“女性”，没得到她该有的爱和认同，大概有点慌了神，她站立不稳，倾斜过来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姿态，几乎有谄媚的嫌疑。

她这样倾斜了几千年，终于有一个人看不顺眼，走了过来，做了一件很有建设性的事情，推了这个“女性”一把，试图摆正她。

这个人，叫波伏娃，她写了一本名为《第二性》的书，作为女性，我们应该好好读读它。

受伤的信鸽

文/黄焕君

早上刚醒来，听见院子里有响声。忙起身，走到院子观察，循着声音看，原来是一只灰色的鸽子。

看到在地上不能正常起飞的鸽子，在疾控中心工作的我，首先想到禽流感，这种禽类、鸟类等与人类共有的传染病。甚至立刻记起了禽流感的临床症状，如发热、胸闷、气短、咳嗽、咽痛、呼吸困难等。

落在院子里的鸽子看到我，惊恐地睁着眼睛，双脚不能站立，胸脯着地，不停地拍打着翅膀。

我回屋内，戴上一次性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。我走到院子里，走向鸽子，用右手快速抓住鸽子，发现是一只信鸽，查看到它的两条腿受伤了。特别是带着编码钢环的那条腿，受伤更严重，整条腿明显肿胀，皮肤是乌黑的。

我将鸽子放地上，鸽子迟迟没飞起来。在鸽子不再用翅膀拍着地面良久后，我仿佛知道鸽子饥饿、疲惫、疼痛至极，很是心疼它，萌发了要去保护它、医治它的想法。

我仍然戴着一次性口罩和手套，用一个小纸质杯子接满自来水，又用一个小纸质碟子装满小米，放在鸽子的前方。鸽子继续拍打着翅膀，在我退出院子、躲进房里的玻璃窗下偷看时，发现鸽子主动饮水，我心里一阵欢喜。

我找到络合碘和红霉素软膏，给鸽子皮肤消毒，再涂上消炎药。

我打电话给养鸽子的朋友，他们告诉我，鸽子是吃豆子和玉米的，如：红豆、绿豆、小黄豆等。

我开车去农贸市场买回一个喂养鸽子的笼子，买回各种豆类，分别投放些到鸟笼的食器里，看到鸽子开始吃豆。鸽子喜欢吃赤小豆。

连续一周，我天天静静地观察它，又不敢时常走近，怕惊扰到它。看到它吃豆子、饮水，我心里就特别高兴。

鸽子好似不再如初见时那么抵触我，察看它二条伤腿，肿胀几乎消失，皮肤红润，接近正常。

我给鸽子拍了照，又将脚上的编码拍照，想通过网络发布消息，找到鸽子的主人，希望它的主人能把它接回家。养鸽子的朋友告诉我，这信鸽废了，即使它能康复，也超过了回家的预定时间，得不到名次的鸽子，鸽主人不会再使用它。养鸽子的朋友建议我将鸽子关笼子里，再养一个月，这个鸽子有可能就在我这里安“家”了。

通过我的精心喂养和治疗，鸽子只用两周的时间，基本康复。预计鸽子能自由飞翔的时候，我打开鸟笼，让它飞出去了。

院子只有鸟笼挂在黄杨木树上，没有看到鸽子的身影。我时常向敞开门的鸟笼食器内投放鸟类常吃的豆类、谷类等食物。投放的鸟食有时半天就不见了，我相信是被鸟吃了，抑或就是那只鸽子，这里已是它们信赖的家园。